

即使心裡善意關懷，但在氣急敗壞的關頭，為求自保，說出口的話往往針鋒相對，充滿敵意，結果關係變得更惡劣，裂痕擴闊。

當我們停一停，留意心裡那還未說、沒說的話，讓那善意關懷如實表達，效果令人驚詫.....

俊傑結婚了。

兩小口的新居佈置，最顯眼的是掛牆的單人、雙人婚照，和翻開放在大廳中央几上的相簿。踏進來，迎接的，就是新婚夫婦的甜蜜。

廚房設計全按未婚妻的要求，一應俱全。他已準備將來好好享受她一手烹調的美食。

家中兩兄弟。由小學到大學，弟弟的能力和專業成就都比哥哥突出，得到父母偏愛。弟弟結婚，是兩老一心的渴望。為鼓勵他安心工作，生養下代，父母毫不猶豫為他付出首期，助他置業。喜悅在期盼中。

就在憧憬中，俊傑發燒倒下了。多次檢驗證實，他患上血癌。

事業上昇，婚期已近，人生多麼美麗。但生命卻在走向盡頭。

他心碎，向上天怒吼。上天沉默無語。父母求神問卜，卻也無力改變愛兒生命的長短、或為他的生命增添多一天。

俊傑難過、無奈，開始為自己準備後事。

他自知不能遵守承諾與未婚妻共諧白首。為補償對她的無盡虧欠，他能夠給她的只有自己的全部財產.....，別的一切，已無能為力。

他沒有想過這樣的安排會為父母帶來更大的傷害。父母的反應是："兒子已經不愛我們了。....他已經忘掉了我們對他的愛....他誓要把一切送給他的未婚妻....竟然什麼也不留給我們....。"

父母傷心病倒，連到醫院探望兒子的能力也沒有了。

哥哥傷心弟弟對父母的無情。他每天探弟弟，目的是爭取他明白父母的感受。但結果只有爭執，每次會面都是傷上加傷。而弟弟病情的下滑卻是無情的。哥哥尋求援助。

## 只有“我”，沒有“你”

我們借用了醫院一個房間，傾談了三個小時。兄弟對罵，互相指責對方的無情無理，指責對方心中只有“我”，沒有“你”。

哥哥說：“你是什麼兒子，竟然這樣對待父母？父母對你的愛，你一點都不放在心上？父母心碎，你知道嗎？你給父母的回報，就是要加倍傷害他們嗎？他們問你留給他們什麼，這不是很正常的麼？你竟然說他們不愛你，只愛你的錢？你竟然說你的病是因為童年時他們忽視你應有的營養，是他們有份做成的？你還是人嗎？你的心是用什麼做的？你的良心還在嗎？”哥哥越說越火，面額通紅。

俊傑蒼白的臉容滿是恨意。他說：“我怎樣也想不到他們竟然如此貪婪，竟然把我的家據為己有？這是我們的新居。每一點一滴都有我們的心血。我是不會交給他們的。”“你們可有想過我有多苦，多麼不甘心？我已經再沒有機會做什麼選擇了。這是我最後一次為自己做的決定。”

## 關鍵在還有話未說

我留意到對著弟弟的情緒和執著，哥哥也有情緒，有執著。當哥哥被自己的執著緊緊束縛著的時候，他就沒有任何空間去留意自己心中原來對弟弟有很多想說、但是未說的話。此刻怒火中燒，這些未說的話不知消失到那裡去了。弟弟亦然。

我邀請他們兩人都停一停，感受一下自己心裡除了自己的執著之外，是否還有什麼話想說而未說的。若有的話，慢慢說，由心裡說。一個人說的時候，另一人只是聽，用心聽，不即時反駁，聽完再說。..... 他們同意了。

一陣沉默過後，哥哥開始說：“我那有不明白你的苦，和你對未婚妻的歉疚。你不甘心。我們何嘗甘心，可以做的，問道求神，什麼都做了。父母親最傷心的是感到被你拋棄，在你心中再沒有他們的位置。他們感到你有了未婚妻就切斷與他們的一切關係。他們渴求與你保持一點連繫，那怕只是一點的連繫。他們希望得到你的房子，不是為要變賣它，而是為了可以住在你心愛的地方，懷念你。”哥哥一面說，一面哭泣。再不是指責，只是父母和自己心底無盡的不捨與愛意。

俊傑被觸動了。“其實我心中絕非沒有父母。他們愛我，我是知道的。”“我有些話不說出來，你們也應該明白我有多麼痛苦。我真的沒有能力去兼顧太多，我真的是沒有能力了。”

他斷斷續續地說：“我只想留給未婚妻一點甜蜜的回憶。.....我們一起佈置的家仍在。.....我是走了，但我卻未消失。.....在這個我們的家，有我的踪影，她仍然可以看見的蹤影。”他說到這裡，哭不成聲。

兄弟倆已經不再各執己見，各自孤獨地痛苦。他們坦然顯露自己的內心，不再隱藏。關鍵的轉變是兩人都回到自己更寬闊的內裡，讓內裡真實和豐富的感受、期望、渴求呈現，把未說的話都盡情傾說。..... 兄弟情深的交流，前所未有。

### 由非此即彼 到 亦此亦彼

靜了很久。就在這沉靜的空間裡，表面好像矛盾的感受和期望重新微妙地整合起來。

俊傑用手抹去眼淚，說：“新居的安排，你已經明白，是我對她最後的獻出。這是我最後的選擇。哥，請你幫忙。我的喪禮請不要花費。我要一切從簡，留多點錢給父母生活。

哥哥深情地對著弟弟，說：“父母日後有我照顧，有我安排，我會做好的。但是，最重要的，也是他們心中最渴望的，是與你的連繫。你是他們最愛的兒子。你離去了.....他們有太多的不捨....很心痛。他們渴望見你，但心裡對你卻有很多的不明白，怕一見面就吵，加倍傷心。”

當俊傑聽到父母渴望探見、卻又因怕見面爭吵而避見時，嚎啕大哭，一面猛搖頭，一面大聲叫喊。

表面好像非此即彼，選未婚妻還是選父母的選擇，放回到內心的海洋，二者找到兼容的空間。兩兄弟表面勢不兩立，你錯我對。內心原來一直都連繫著。愛，讓表面矛盾的東西並存，讓連繫呈現。亦此亦彼變得可能。

俊傑平靜地說：“我把人壽保險受益人的名字改寫，轉回給父母。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是多麼愛他們的.....你代我解釋吧，好嗎？”

### 執手相陪

父母心中永遠有兒子。指責怨恨耗人精力。怨恨之下是恐懼失去。指責背後仍舊是抹不掉的愛。直到長子把當晚俊傑的內心和痛楚不遺漏地說出，父母才重新接觸到這份取不走的連繫和愛，重拾體力和心力去醫院探望病重的兒子。

兩星期後，俊傑在父母、未婚妻、兄長執手陪伴下，平靜地，帶著他們的愛和懷念離世。

悠悠心中愛，伴隨着無盡掛牽，

至天人相隔，依然在訴說

那摸不着，說不完的永恆的連繫!

完